

经典阅读文库

青少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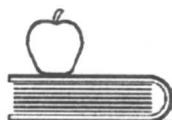
Nian

童年



教育部
语文课程《全日制
义务教育
语文课程标准》
指定书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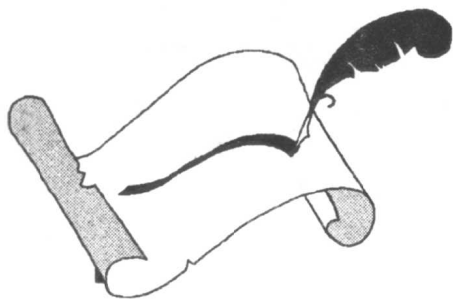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青少年经典阅读文库

童 年

编委：张玉利 冯小启
李 茜 关成坚
周瑞翔 何海鹏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经典阅读文库/杨琴主编. 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04
ISBN 7-80112-184-8

I. 经… II. 杨… III. 文学 - 作品 - 简介 - 世界 - 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1390 号

童 年

- 责任编辑 韩振宇
封面设计 刘 惠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电 话 (010) 65523123 65523819
社 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
邮 编 100020
印 刷 武汉凌久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印 张 210
字 数 3360 千字
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12-184-8/G · 244
定 价 280.00 元 (全套共 28 册)
-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前 言

21 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，社会越来越注重人的素质培养，人们已清楚意识到，不同国家的国力较量归根结底就是全民素质的较量。而少年朋友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，在将来的社会建设中充当着主力军，他们身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提高自身素质也就势在必行。为此，许多父母都期望孩子们能成为有用的人才，而少年朋友们由于对外界感到好奇，他们也渴望从书中了解自己感兴趣、不懂的事。

针对这一现状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经典阅读文库》。这套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故事性、趣味性、启发性。为了顾及小读者阅读的兴趣，故事避免正面说教性的叙述，多用日常生活中富于启发性的小故事来启迪小读者，以引发少年读者们的共鸣，激起小读者的热情。书中可见精美生动的插图，以图辅文，图文并茂，可以让读者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懂得道理，汲取到健康成长所需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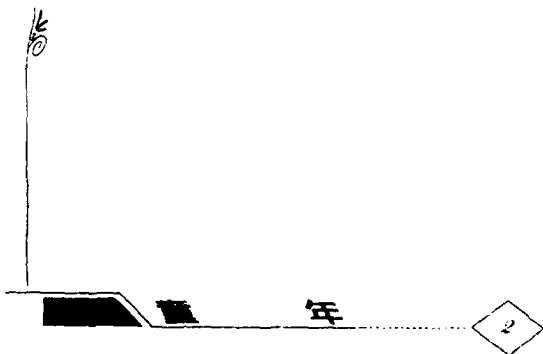


丰富“营养”。

愿广大少年朋友在书的百花园里，采撷最丰硕的花果，吮吸最甜美的甘露，来滋养自己，丰富自己，提高自己。

希望家长、老师以及广大少年朋友在看完这套丛书后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编者





在狭小的房子里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，他身上穿着白衣裳，身子直挺挺的；他光着脚板，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，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前胸，手指也是弯曲的；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闭着，像两枚圆圆的黑铜币，那张和善的面孔乌黑，难看地齧着牙吓唬我。

母亲半光着身子，下半身围着一条红裙子，跨在父亲的身旁，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，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。母亲梳头的时候老是自言自语，声音低沉而且沙哑，她灰色的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落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。她人长得圆圆的，大头，大眼睛，松软的鼻子挺可笑；她穿一身黑衣裳，整个人都是软绵绵的，好玩极了；她也在哭，但哭得跟我母亲不一样，总是挺老练地伴随着母亲哭，还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。我躲在她背后，死活不愿去；我又害怕又觉得怪难为情的。

我从未见过大人哭，也不大明白外祖母再三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：“快去跟你爹爹告别，往后你就看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乖孩子，他不该死啊，不到时候就走了……”

我刚刚大病初愈，才刚下地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生病期间，父亲看护着我，他总是一副乐滋滋的样子。后来，他突然不见了，外祖母接替父亲来照料我。我外祖母是个很古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我问我外祖母。

外祖母回答说：

“从上头来，从下面来，我不是走来的，是搭船来的！在水上可不能走路，小鬼！”

她这话真可笑，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：我家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，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皮的加尔梅克族老头子，是个卖羊皮的贩子。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，要是不当心摔倒了，就翻着筋头往下滚，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。这又与外祖母说的水有什么关系？全是哄弄人，乱了套，真叫人好笑。

“为什么对我说是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爱多嘴，”她也笑着说。

她讲起话来语气又亲切，又快乐，又流利。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成朋友了，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逃离这间屋子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；她的眼泪和哭声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、恐惧的感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，母亲平时一向态度很严厉，很少讲话；她总是打扮得很干净，她的个子非常高；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很大的手。

可现在，仿佛所有的一切都乱了套。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，像戴了一顶光亮的大帽子，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，滑落到脸上。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，不时荡来荡去，轻触着父亲那张沉睡的脸。我在房间里站着，站了好长时间，

但母亲没有理我，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。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，不停地大哭着，哽咽着，眼泪不停往下落。

几个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一名警察站在门口伸头朝屋里望了望，那警察气呼呼地喊道：“快点收拾抬走！”

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大披肩，代替了窗帘。披肩被风吹得恰如一张船帆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，忽然，一声霹雳响过。父亲乐了。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，大声对我道：“别怕，葱头，没关系！”

此刻，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立刻就坐下了，仰面倒在地上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，两眼紧闭着，像父亲那样龇着牙，用可怕的声音说：

“快关上门……把阿列克谢抱出去！”

外祖母连忙把我推开，跑到门口，喊道：

“亲爱的邻居们，不要怕，不要管她，为了基督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，好人们！”

我躲到箱子后面，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，呻吟，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亲切又快乐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瓦留莎，忍住疼儿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被吓坏了。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，有时还碰到他，唉声叹气，喊叫，可是他一动不动，仿佛还在笑呢。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。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躺下去。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似的，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；后来，忽然在黑暗中听到有一个小孩的哭声。

“感谢上帝！”外祖母说。“男孩！”

说罢她点上了蜡烛。

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，以后的事全忘记了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，是在一个雨天，坟场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溜滑的黏土小丘上，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；坑底有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。

在父亲坟旁边，有我，有外祖母，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，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，不停地落在大家身上。

“开始埋吧，”警察往一旁走开，说道。

外祖母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哭了。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封土，打得水啪哧啪哧地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，开始往坑壁上爬，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，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。我从她手里挣脱了，我不想离开这里。

“你真是的我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主啊，”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，她低着头，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。墓穴都填平了，她依旧站在那里不动。

那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。忽然刮起一阵大风，把雨刮跑了。外祖母挽着我的手，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，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伤心啊？”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，问道，“你应该哭啊！”

“我哭不出来。”我答道。

“哼，哭不出来，这样可不好。”外祖母轻声对我说。

令人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只有受了气我才哭，因为怕疼我是从来不哭的。我哭鼻子的时候，父亲常常嘲笑我，而我母亲却大喊：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，

街道两旁的房屋是暗红色的。这时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爬不出来，”外祖母回答，“没事，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论是我父亲还是母亲，都不曾像外祖母这样经常说上帝，仿佛上帝是她的亲戚样的。

过了几天以后，我便同外祖母和母亲一起，搭上了轮船。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，身上裹着白布，外面扎着红带子。

我趴在包袱和箱子堆上，从那又圆又鼓、像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；在潮湿的窗外，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翻腾着，时常飞溅起来，扑打着窗户玻璃。我就不由得跳到地板上。

“别怕，”外祖母说，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，又把我放到包袱上。

河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，远方是黑黝黝的土地，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。周围的一切在颤动，唯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，靠着船壁僵直地站着，纹丝不动。她的面孔阴暗，铁青，瞎子一般，她两眼紧闭，老是一声不响，人完全变样了，变成了一个新的人，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很眼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劝她说：

“瓦丽娅，我说，你最好吃些东西，少吃一点，行吗？”

我母亲沉默着，还是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时轻言轻语，同我母亲说话声音要高一些，但总是陪着小心，怯生生的，而且话不多，我觉得她是害怕我母亲。看出这一点之后，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。”我母亲突然气呼呼地高声说，“那个水手哪儿

去了？”

瞧，她连说话也是奇怪的，让人听不懂：萨拉托夫？水手？

走进来一个体格宽大、头发花白的男人，他穿一身蓝色衣服，手里拿着一只小木匣子。外祖母接过木匣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木匣里，放好之后，她便伸开双臂，托着小木匣，小心翼翼地朝舱门走去。但外祖母身体太胖了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小的舱门。她在舱门口停下来，样子十分可笑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我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祖母手里抢过木匣，接着她们俩都不见了。只好留下我在船舱里，仔细打量眼前这位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死了？”他朝我俯下身来，问道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是城市的名字。你朝窗外瞧瞧，就是这个城市！”

窗外的大地在浮动。地面上雾气腾腾，有一些悬崖峭壁，看上去黑乎乎的，活像刚刚切下来的一大块面包。

“我外祖母哪儿去了？”

“她去安葬外孙子去了。”

“是要把他埋在地下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埋在地下。”

我对水手说，埋我父亲的时候，有几只活青蛙给埋在墓穴里。水手把我抱起来，紧紧地把我搂在胸前，亲了亲我。

“唉，小弟，你现在什么也不懂！”水手说，“青蛙用不着可怜的，有上帝保佑它们呢！你该可怜母亲才对。你看她多痛苦啊，给折磨得不成样子啦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尖叫起来。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轮船，所以听见汽笛声并不害怕，但是那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转身向外跑去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要快跑！”

我也想跟着跑。我走到舱门外。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离门不远，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。我往上一看，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、提着包袱。很显然，大家都要下轮船了，看来我也应当下轮船。

然而，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，大家都对我叫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很长时候，人们挤我，扯我，摸我。最后，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，抱起我，对大家解释说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，并从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飞快地跑到舱里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，就走了，一面指着我吓唬说：“再动我可要揍你了！”

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，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咚咚响，也不打颤了。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；变得又黑又闷，包袱好像胀大了，挤得我难过，一切都变得不好了。难道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吗？

我走到舱门跟前。门开不开，铜门把也拧不动。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，使足劲儿朝铜门把打过去。瓶子碎了，牛奶溅了我满腿，流进了自己靴筒里。

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，便躺到包袱上，悄悄地哭起来，哭着哭着，噙着泪水就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船又颤动着咚咚地响了。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一个太阳。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，不时皱着眉头，老是自言

自语地咕哝着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地盖着两肩、胸脯、两膝，一直垂到地上，乌黑发亮。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，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，她的嘴唇歪扭着，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很小而且怪可笑的。

她今天样子很凶，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，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：

“也许是上帝惩罚我吧。上帝说，就让你长这么多头发，你就使劲去梳吧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向人夸耀我这头像马鬃似的好头发，到老了时，我可诅咒它了。你睡吧！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刚落出脸来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，睡不着就不睡了。”外祖母马上就同意了。她在编辫子，一面抬眼朝长沙发上瞧了瞧。母亲睡在长沙发上，仰面躺着，身子挺得像弦一样直。“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？小声说！”

外祖母讲起话来好像唱歌似的，特别动听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温柔、鲜艳、丰润，很容易存留在我的记忆里，永难忘怀。

外祖母没来之前，我仿佛在黑暗里昏睡，仿佛躲在角落中。她的出现唤醒了，使我见到了光明，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，把这一切编织成色彩缤纷的花边图案。她很快就成了我最珍贵的人，成了我最贴心的人。她最理解我，也是我终生的朋友，这是因为她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。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来应付困难。

四十年之前，乘轮船航行是很慢的。我们搭轮船下新城，坐了很长时间。我还清楚地记得航行的最初几天沿途所见到的那

么多美丽的景色。

“你瞧，多么好啊！”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。一会儿跑到船这边，一会儿跑到船那边，她容光焕发，高兴得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她欣赏着河岸出神，有时把我也给忘了；她站在船边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微微笑着，一声不响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拉拉她印花的黑裙子。

“什么！”她抖擞了一下。“外祖母仿佛在打瞌睡，做了一个梦似的。”

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哭是因为高兴，因为我老了，”她微笑着说。“我已经老了，你知道吧，我在这世上已过了六十个春秋啦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了一些珍奇的故事：讲慈善的强盗，讲圣人，讲各种野兽和妖魔。

外祖母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轻，很神秘的样子。她俯下身子冲着我的脸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直勾勾地望着我的眼睛，仿佛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令我振奋的力量。她讲故事也像唱歌似的，好听极了，她那动人的话语越讲越好听。听她讲故事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。我总是一边听，一边请求她：“再来讲一个吧！”

“好吧，再讲一个：灶神老头儿坐进炉灶底下的空洞里，他被面条扎伤了脚，一瘸一拐的，哼哼唧唧地叫着：‘哎哟哟，小老鼠，好疼哟；哎哟哟，小老鼠，我忍不住啦！’”

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两手握着它，悬空摇晃着，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，仿佛她真的感到疼痛难忍。

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和气的的水手们站在四周，边听边笑，夸奖外祖母讲得好，也请求说：“好，老太太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后来水手们说：“走吧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水手们拿出伏特加酒款待我外祖母，给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一切都是偷偷做的，因为轮船上有一个很严厉的人，他禁止人们吃瓜果，他看见谁吃果瓜就夺过来，扔到河里去。这人的穿戴很像警察，衣服上有一排铜纽扣，老是喝得醉醺醺，人们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。

我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即使是来了，也离开我们远远的。她一直默不吭声，神色严厉。她身材高大、匀称，脸色暗淡、铁青，浅色的发辫盘在头上，宛如沉重的王冠。她全身结实有力，我每每回忆起来，总觉得她身上笼罩着薄雾或是一团透明的云彩。她那双直率的灰眼睛跟外祖母的眼睛一样大，冷漠地从云雾里望着。

有一次，她严厉地对外祖母说：“人家在嘲笑您，妈妈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”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，“就让他们嘲笑吧，随他们的便，让他们笑个够吧！”

我记得，外祖母远远望见下新城时，高兴得像孩子似的，手舞足蹈起来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推到船栏旁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瞧，多好看啊！那儿就是，天哪，那就是下新城！神仙住的地方，美极了！你瞧那些教堂，就好像是悬空似的！”

她又去央求我母亲，几乎哭起来：

“瓦留莎，你过来看一眼好吗？你大概把这些地方都忘了！你看了肯定会高兴的！”

我母亲脸上露出苦笑。

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，河上挤满了船只，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。这时，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，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，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走上甲

板。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，胡子是赤金色的，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，就扑到这个小老头的怀里，他抱着她的头，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摩着她的两腮，声音尖厉地喊道：

“傻孩子，怎么啦？噢哟！原来是这么着……嗨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外祖母像陀螺似的团团转，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一遍，亲吻一遍；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，急忙地说着：

“快点让开！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……纳塔利娅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表姐卡捷琳娜，这都是我们一家子，你瞧有多少！”

外祖父问她：“你身体怎样？老婆子。”

他们互相吻了三下。

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，按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你是谁啊！”

“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，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祖父问我母亲，没等回答，就推开我说道：

“颧骨跟你父亲的一样，……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，坡上铺着大鹅卵石，两旁高高的陡坡上长满了枯黄的被践踏了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最前头。外祖父个子很矮，只到我母亲肩头，他迈着小碎步，走路很快。我母亲俯视着他，同他并排走着，仿佛悬空飘浮着。两个舅舅跟在他们后面，一声不响。米哈伊尔舅舅黑头发，梳得光溜溜的；雅科夫舅舅干瘦，像外

祖父一样，他一头鬈发，头发是淡黄色的；还有几个胖女人，穿着很鲜艳；六个孩子年龄都比我大，都很文静，不爱吵闹。我走在外祖母和纳塔利娅舅妈身边。纳塔利娅舅妈个子很小，脸色苍白，蓝眼睛，挺着大肚子，走走停停，喘着粗气，小声说：“噢唷，我走不动了！”

“他们让你来做什么？”外祖母生气地埋怨着，“一家子蠢货！”

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这伙人我一个也不喜欢。在他们中间，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，就连外祖母也显得黯然失色，似乎疏远了我。

特别不喜欢外祖父，我马上就感觉到他对我不怀好意，于是我格外留心他的一举一动，对他怀有一种好奇心，同时又害怕他。

我们上了坡，在这里，紧靠右侧的山坡有一所低矮的平房。从这座平房开始，一条街道通向远处。这座房子涂着粉红色油漆，油漆涂得很不均匀。房盖很低，窗子向外突起。从外面看，房子显得很大，但屋里隔成了狭小的房间，光线幽暗，很拥挤。就好像在一艘停靠在码头的轮船里，到处是脸色阴沉的人们，孩子们像一群偷偷觅食的麻雀，到处乱窜。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，我过去从没有闻过这种气味。

我到院子里。这院子也不令人愉快，这里挂满了大幅的湿布，摆满一个个大木桶，桶里盛着不同颜色的水，水很浓，水里泡的也是破布。在院子的一角，有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耳房，耳房里生着炉子，炉膛里的木柴烧得正旺。不知是在煮什么东西，发出嘟嘟的响声。只听见有人高声说话，却看不见人。他说的话也令人奇怪：

“紫檀……品红……硫酸盐”